



黄文山 著

指间
青山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指间

黄文山 著

青山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间青山/黄文山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550-0489-9

I. 指…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
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6571 号

指间青山

黄文山 著

责任编辑 任心宇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489-9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背倚虎跳峡/1

壶口一望/5

大美华山/8

彩色的西海固/12

从苏堤上走过/15

天山作证/18

京口北固山/22

从野柳到鹅銮鼻/25

丽江漫步/28

青山不老/31

山水的交响/35

雨中鸳鸯头/39

霍童漫笔/42

与一条小溪结伴同行/46

一叶湄洲/49

- 西坪茶说/52
有一个地方叫感德（外一篇）/55
赤壁素描/59
相看政和/63
和平豆腐最相宜/66
何处是归宗/69
泉港的色彩/73
感受安海/76
鼓浪屿的市声/79
太姥山的三组照片/82
缘起山中雨/87
浩渺海波中的一座小岛/90
名山有室本天成/94
天宝岩纪行/97
灵源山记/101
海上浮城/105
秋意墨尔本/108
等待日出/111
蓝天大海之间/115
流放者之城/118
双城记/121
蒙赫斯山顶的古堡/129
大阪城的石墙/133
塞纳河你对我说/137
水坝上的城市/142
威尼斯小调/146
独步当世/150

四季诗/155

山川万里一身遥/159

山不在高/163

树犹如此/166

再上淘金山/169

记忆中的黄巷 19 号/173

背阴山坡上的菜园/176

后记/179

背倚虎跳峡

在这里奔流的金沙江，是青春期的长江，血气方刚，活力正盛，自青藏高原南下，一路汇集雪山融水，穿峡过滩，一泻千里，势不可遏。于是，出川藏、进云南，却偏偏有山挡道，一座是玉龙雪山，一座是哈巴雪山。金沙江先是随兴打了一个 300 多度的大转弯，由向南改为向东北。江水转弯的地方叫石鼓，这里遂被称为长江第一湾。可是，面前依然是壁立千仞的叠嶂连峰。由是江流发一声喊，生生在两座高可摩天的大雪山间撕开一道口子。这道狭窄的口子就叫虎跳峡，峡长 16 公里，峡高 3000 米，最窄处却还不到 60 米。据说，当地有人曾看见老虎从这里跳峡而过，于是以此命名。

一道虎跳峡，让狂野的金沙江多了几分豪气。

第一次认识虎跳峡，是 1986 年洛阳长江漂流队的壮举。江河漂流，是人类挑战大自然的一项新兴活动。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地球上的大河——尼罗河、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相继被漂流运动者征服，而中国长江却还是漂流的处女河。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全长 6300 公里，落差 5400 米，也是世界落差最大的长河。它的上游尤以急流险滩著称于世，同时也让一个个漂流探险家心旌摇曳。

1977 年，当美国探险家肯·沃伦成功地漂流了印度恒河后，站在他的“下次是哪条江”号漂流船上，指着远处的喜马拉雅山雄心勃勃地说：“现在，只有山那一边的伟大长江还没有被征服过，这就是

我的下一个目标。”他还表示，愿意交纳 80 万元首漂长江。

中国的河流，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漂流？一个年轻人挺身而出，他就是西南交通大学教师尧茂书。于是，尧茂书孤身开始了他壮烈的长江漂流之旅，但不幸在金沙江的通珈峡遇难。尧茂书的献身，唤起更多热血青年的爱国激情，来自古城洛阳的 8 位年轻人自发成立了“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决心继续完成尧茂书未竟的事业。洛漂队成功冲过通珈峡，却在叶巴的江心遭遇狂浪，漂流船被锋利的礁石一劈两半，两位队员不幸遇难。

长江上游之艰险，使得美国人知难而退。此前踌躇满志的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在叶巴察看了江水流势后宣布：我们要和长江说“再见”了。他还说：“过去，我们对长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光靠勇气、毅力和技术都是不够的。”

但叶巴初战的失利和美国人的退缩丝毫没有动摇这群洛阳青年的意志，他们誓言要一直漂到长江入海口。

于是，天险虎跳峡成了漂流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时，全中国的眼睛都盯在了云南西北，地图上的一道细细弧线，系住了亿万人的心弦。

这一天，是 1986 年 9 月 10 日，洛漂队的两位勇士从容地穿上救生衣，向岸上的人群挥挥手，上了密封船。船下水仅仅一秒钟就被激流挟持着飞速冲上横卧江心的黑礁石，接着翻腾跌下 7 米多的波谷，险被激流利石击穿。密封船在狂涛和旋涡中翻滚着前进，很快又被巨浪吞没。但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在他们身上，密封船沉入江底，几番挣扎后终于浮出水面……

我多少次在地图上寻找虎跳峡，寻找这道让国人为之热血贲张的壮峡。今天，我终于如愿来到金沙江畔。车子从丽江出发，6 月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原野上，远山、近树、村舍显得格外静谧。从车窗远远地眺望长江第一湾，只是一道优美的弧线。车子沿着公路迤迤前

行，不经意间，已与浑黄的江水一路同行。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前方，会有一场水石的恶战。

公路旁的山势陡然升高，我们乘坐的车子在一座涵洞前的敞地停下。虎跳峡就在公路下方，隐隐听得到江水的呼啸。由公路下到江边，建有百米栈梯。踏上去，立刻传来“咚咚”的响声，仿佛听见长江的心跳。临江水处围起了一米高的铁栏杆。凭栏处，便是虎跳峡的狂澜激流。

不像我见过的许多江流，岸边的崖、江心的石，都被激流磨得顺溜圆滑，如同一只只驯服的绵羊，在鞭子下低眉顺眼，了无刚性。江水在石面上纵情漫流，意气风发，写尽一个征服者的傲慢和自得。

虎跳峡却不是这样。16公里长的狭窄河道，每一处都是严阵以待的敌垒：峡两岸的岩石，全都突显一列列尖锐的棱角，露出斧斫刀削一般的痕迹；江心处那块黑色大礁石，更是利脊高耸，铁面铮然，对着汹涌而来的江水，以锋利的刀口相向。滔滔黄水，登时被一劈两半。江水却没有丝毫退缩，咆哮着蜂拥向前，浪涛层层叠叠，铺天盖地而来，高高腾起的水柱和深深卷出的旋涡，如同天地间一口口巨镬，不断倾倒出满锅嘶叫着的沸水。旋涡套着旋涡，浪头抵着浪头，看得人眼花缭乱。江水流速之疾、力量之大，更让人触目惊心：圆桌大的木头进入水中，出峡时已被劈得粉碎。面对此景，宋代诗人苏轼曾吟道：“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继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波。”这将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的箴言，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是长江的一次发威，3000里奔腾的劲道，3000米落差的蓄势，在一瞬间爆发。江水逼使大山让出一条通道，但也仅仅窄堪容身。而两岸山岩的反抗来得一样强烈。那锐石尖岩的形成，当是江水的强力之功。奔腾的激流和坚定的山岩，彼此相向，再无退让。水石间的剧烈搏斗，就这样相持了千万年。

那么，背倚虎跳峡，拍一帧照片吧。背景是急浪翻腾的金沙江，是壁立千仞的大雪山，是一块块在激流冲击下的尖岩锐石，或许，还有漂不去的关于漂流勇士的记忆。

此时，背倚虎跳峡，任身后的江水激荡澎湃，如同听一曲宏阔的天籁之音，不知为什么，心倒变得格外宁静。

壶口一望

壶口一望，让人惊心。

老远，就听到轰隆隆的响声；接着，便看到水雾腾空。一行人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渐次向晚，留给我们的时间，也就只能是匆匆一望了。而为了这一望，我们自西安出发，途经黄陵，再折向西北，整整驰行了6个多小时，终于进入陕西宜川境内。远远地望见黄河了，6月的河水，不肥不瘦，不疾不徐。两岸连山，夹着一道奔流，汤汤而行。那浑黄的河水随着山势打出了一个弧度十分优美的大弯，峡谷的风推送着细细的波浪。黄河显得沉着而安静。

我曾在许多地方看到过黄河。甘肃兰州的黄河，是一位急匆匆赶路但脸上始终挂着甜美微笑的年轻母亲；宁夏中卫的黄河，则是一位健壮豪迈的西北汉子，河面上翻卷的浪头恰是他胸脯上隆起的一块块肌肉。

黄河便这样自信而欢快地流着，出青海、穿甘肃、奔宁夏、进内蒙古。它带来了丰沛的河水，滋润了河两岸大片的土地。银川平原、河套平原也因为河水的灌溉，成为“塞上江南”。但黄河的北进遭阴山阻挡，之后，来了个大拐弯，带着一股剽悍之气直下晋陕。于是，黄土高原被河水深深地切开一条通道。但河水前行的道路并不总是那样顺坦，宽平的河床上忽然出现一块犁状的巨石，是为孟门山，传说

中大禹治水之处。孟门山挡住了黄河的去路。《淮南子》载：“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河水咆哮四下夺路，淹没周围的村舍农田，成为洪患。这是黄河第一次寻找生命的出路，是氏族首领大禹帮助了它。4000多年前，正是大禹率领他的部众用最原始的工具，凿开了孟门山，为黄河疏通了一条道路。而今，大禹的石雕像高高地矗立在孟门山上，正深情地俯视着这条关乎华夏生命的河流。

黄河安然通过了孟门山，却又一下陷入险境。就在500米开外，河床忽然坍塌，失去河床的黄河变得惊恐万状，万斛水流止不住脚步，顿时纷纷跌落，跌入一个陌生的逼仄而狭长的空间。那一刻，河水能不叫嚣吗？随着一声声怒吼，不甘随河流一道坠落的水花纷纷腾起，形成漫天雨雾。水花的抗争激烈却无力，它们一生都只是大河的一分子，只能追随大河的命运，与大河共浮沉。

仅仅30米的落差，仅仅数十秒的过程，黄河不再叫黄河，被叫作壶口瀑布。坚岩锐石的壶口改变了黄河的命运，也改变了黄河的性格。

如同一只只不甘驯服的猛兽，挣扎过了，抗争过了，甚至以最激烈的方式从悬崖上跳下，悲愤地仰天而啸，但最终还是被收服，无奈地流入一个窄窄的水道。于是，纵横天下的黄河，波宽浪壮的黄河，就这样萎缩成了一条小水沟。

沟道虽很狭小，崖岸却很坚实。一层又一层巨大的岩石，如同铜墙铁壁般紧紧地扼守着这条水道。命中注定，黄河要过这一劫。

不过，让我吃惊的是，刚才还汹涌不屈、叫嚣不止的河水，进入这道小水沟后，竟一下就平静了下来。再没有拍崖的惊涛，也不见裂云的水雾，只是低着头顺着沟道急急地趲行，它们似乎明白命运是不能被改变的，于是只能俯首帖耳，顺应时势，如同一群群驯顺的绵羊，在一道无形的鞭子下走着。此时，河水叠着河水，波浪压着波浪，我看出它们走得很痛苦，走得也很憋屈，但它们居然连一声叹息

也没有。天下黄河啊！

就在同一个圆点上，只是一个转身，景象竟然大异。人们都蜂拥在瀑布前拍照。不是拍那条已经奔流了 1000 公里，接着还要继续东流入海的大河，而是拍那道只有 30 多米高、流程数十秒的瀑布。几乎没有人回过头去看一看瀑布之后的河流，更没有人愿意为这条已经委屈成小河沟的黄河留下照片。天下黄河啊！

暮色四合，我最后望一眼瀑布，离开时脚步竟有些沉重。

大美华山

终于站在了华山的脚下，透过西岳庙的金色琉璃瓦顶，可以看见那如菡萏般绽放的美丽山峰。西峰、东峰和南峰组成一顶巨大的花冠，让人心旌摇荡。这一天，足足等了我20年。20年前，先到西安，而后去洛阳。当我乘坐的列车“哐唧唧”地从华山身旁驰过，心里一个蛰伏的念头猛然被敲醒，此一行，为什么不去华山？为什么？这个说不清原委的念头一直缠绕着我。20年了，我的目光常常在地图上逡巡，一座以奇险著称的大山似乎正带着神秘的微笑注视着我。也许是缘分未到吧，于是，我还需等待。20年匆匆而过，不知不觉间已步入花甲之年，我又有机会来到西安。会议的间隙，有一天自由活动，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华山。花甲之年始登华山，心中涌起的自然是别样滋味。

华山让人游兴萌动的是一条古道，华山让人心生敬畏的也是这一条古道。南北朝时文学家任昉在他的笔记小说《述异记》中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晋时华山脚下一个叫王柯的农民进山打柴，走到青柯坪，见崖间石洞前有两位老人在下棋。于是王柯放下打柴工具，站在旁边观看。不觉看了多时，老人对他说，时候不早了，你赶快回家吧。王柯忙起身去取柴担，不想，柴担朽了，斧柄也烂了。待走出山谷，原先熟悉的景象都变了，连自家的草舍也找不着了。这个观棋烂柯的故事流传了1500多年，已经脍炙人口，无非说的是，山中虽一

日，世上已千年。但撇去仙道的神秘成分，依然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华山之路艰辛难行，山间景象恍如隔世。

这一条道，自山脚下的玉泉院始，经莎萝坪、青柯坪、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到云台峰（即北峰）。这段路通常需要3个小时。而这履艰涉险的3个小时，早已磨掉游山者的三分锐气。但对于华山五峰来说，登上北峰似乎才是开始。很少有人能一口气游遍五峰，那不仅需要超群脚力，还需要超凡的毅力。什么时候，有了上山索道，似乎将登山的起点定格在1600米的云台峰。这样，上西峰、南峰和东峰几乎缩减了一半的路程。脚健者，半天工夫，可至三峰并打个来回。于是，大多数游人选择了索道，但同时，也让他们失去游览玉泉院以及体验攀登千尺幢、百尺峡的乐趣。因此，当我游过西岳庙，随游客乘坐电瓶车由黄甫峪入山来到索道站前，心中竟有几分怅怅然。似我辈，不知不觉间已沦为登山的弱势群体，依赖索道不说，自我度量，西南东三峰充其量也只能取其一峰。

都说华山只是天地间的一块大石头，而这一块大石头，竟起伏成百十峰峦，万千姿态：或石骨峻嶒，尽显雄山壮色；或翠色满襟，刚劲中透出几分妩媚；或似大匠拿捏的盆山，峭峭然鬼斧神工；或如大写意的水墨画，满纸云气氤氲。总之，雄也罢，秀也罢，奇也罢，险也罢，都集合在一座华山上了。

一道石径像一条长长的诱惑，蜿蜒在山脊，隐没于云间。那便是华山的召唤。那么，开步走吧。

自古华山一条道，但这条道走起来一点也不轻松。许多地段，说是路，其实并不是路。有的只是在断崖上凿几个坎窝，辅以铁索攀缘，谓之天梯；有的游龙般以四五十度的坡度直上山脊，危危乎两旁皆是峭壁，而石级既陡且窄，是为擦耳崖、苍龙岭。难怪，当年的韩愈，从苍龙岭下山时，望一眼脚下的万丈深渊，倒吸一口冷气，便再也迈不动脚步了。韩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近视眼。这只要读

过他的《祭十二郎文》就可知道。文中他自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韩愈最终自己下不了苍龙岭，是被人抬下山来的。不过，自擦耳崖、苍龙岭至金锁关一段，实为全山精华。苍龙岭正当华山山腰，是连贯北中东西南诸峰的唯一通道，古称搦岭或夹岭。从北峰望这座山岭，通体青乌，如苍龙蜿蜒，直上长空，故称苍龙岭。

韩愈当年上华山时，路况显然要差得多，也难行得多。实际上，明清之前，华山上除了道士、香客、药农和樵夫，基本上没有游人。苍龙岭现存石阶为清陕西巡抚毕沅所凿。毕沅是文学家，应当知道韩愈投书的故事。他亲至苍龙岭，见石径隐约，随山势明灭，险巇万状，于是下决心拨银两修凿石阶。石阶宽仅两尺余，若多人同时上下则极为困难。大约因为身在山脊的缘故，虽路狭人拥，但视野却格外开阔。在这里，观诸峰，尽取其胜。一座西峰，如一把半开的扇面，徐徐展露；一座东峰，无端掳出巨掌，掴得云飞云落；一座南峰，如仙人峨冠，高踞云端，静观天地万象。

过了金锁关，似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道路。路面较前宽也略显平坦。从这里，分出3条岔道，可以直通西峰、中峰、南峰和东峰。不假踌躇，我们选择了西峰。

西峰的最后一段行程，依然是一道山脊。此前在北峰看苍龙岭时，就看到那条长且陡峭的山脊上蠕动着如蚁般不断线的游人。只是不久，我们自己也成了攀爬在苍龙岭的蚁人。现在，我们又站在西峰的山脊上了，又当成为别个登山者眼中的一道风景。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看我们。这就是生活。山脊上照例拉着一道道铁链。铁链似乎成了华山的标志。不过，扯着铁链攀登，倒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西峰是华山的主峰，华山东面即是潼关，古称函谷关，是进出700里关中平原的要隘。几千年来，人们进关出关，仰头即能看到那

高耸云表如花瓣般绽开的美丽山峰，但只可望却又不可及。或因此，华山之美在人们的眼里，才更觉可贵。

下山了，我们的脚步不由地加快了节奏。不觉山中已一日，毕竟，我们还得回到俗世中来，为油盐酱醋茶操心劬劳。途中，不经意间，看到巨大的石崖上镌刻着的“万象在旁”4个楷书大字，似有所悟。